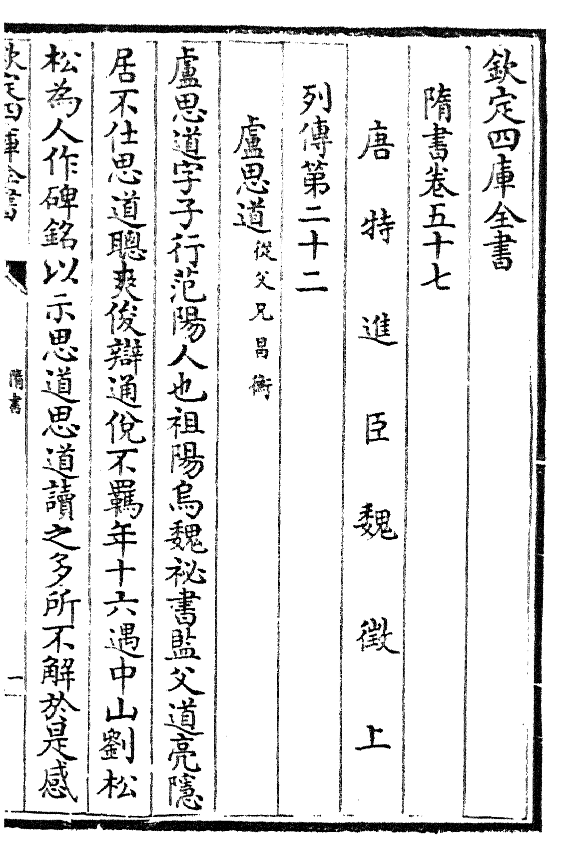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隋書卷五十七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二

盧思道 從父兄昌衡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祕書監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

激閉戸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為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彦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三首唯思道獨得八首

故時人稱為八米盧郎後漏洩省中語出為丞相西閤
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
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為五言詩
以見意人以為工數年復為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
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
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為詞
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
美之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

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
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
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
高祖為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為孤鴻賦以寄其
情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
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
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
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疎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

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罝罟務既屏魚鳥爲鄰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致鵷鸞以降罕見其儔而鎩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粺雞鶩爲伍不亦

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為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氄毛將落和鳴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緜邈犯霜露之溟濛鷙䲥魚之密網畏落鴈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遥集於寒門遂輕舉於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揺落在時既嘯儔於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威夷遡商飈之蝺蝺翫陽景之遅遅彭蠡方春洞庭初緑理

翮整翰羣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釁江
湖之菁藻飫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響噰噰而相
續潔齊國之氷紈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
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沉水宿避暑言
歸絕漠雲飛望玄鵠而為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
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
廓蹈迹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憚刀俎靡軀絕命恨失
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籞稻粱為惠恣其容與於

是翁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闕江海之幽情何時驤首奮翼上凌太清騫翥鼓舞逺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恥豈沖天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美栖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於天壤弗企懐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於溏淀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餘眄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

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宦塗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嬴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姸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

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慍無懌俛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羡焉余莞爾而笑曰末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纏鏁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蹟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篤學强

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疾心豈徒盡惜
春漿鴟怯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傅長沙而不歸固亦魯
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為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
之季不遇休明申胑就鞅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
視賈謐郭淮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
之讒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飲芴升階汗
流浹背莒客之踵蹐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
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

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歎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岐伯善卷恥狗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廹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擥北堂之明月氾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實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滿席恍

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荅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罻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隕穫覩時路之邅危玄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

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弃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蠧尤深范卿撝讓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昬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皁蓋填閭竇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弃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

餘孽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
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
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
高視闊步結侶弃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
塵來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
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
恥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
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刧人厚自封殖

妍歌妙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為非而時宰之不責末俗蚩蚩如此之儆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為朴人之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莨

莠化為芝蘭曩之扇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歲餘被徵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為散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為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遣使弔祭焉有集三十卷行於時子赤松大業中

官至河東長史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神
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
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
子年十七魏濟陰王元暉業召補太尉參軍事兼外兵
參軍齊氏受禪歷平恩令太子舍人尋為僕射祖孝徵
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
自謂無愧幽州矣其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武帝平

齋授司玊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修禮令開皇初拜上
書祠部侍郎高祖嘗大集羣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
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濆
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為徐州總管
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人表行為
士則論者以為美談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為佗牛所觸
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
關常理此其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性寛厚不校皆

此類也傳轉壽州總管長史總管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為河南道廵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三百段㫖衛自以年在懸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為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時年七十二子寶素寶胄

李孝貞

李孝貞字元操趙郡柏人人也父希禮齊信州刺史世為著姓孝貞少好學能屬文在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

簡靜不妄通賓客與從兄儀曹郎中騷太子舍人季節博陵崔子武范陽盧詢祖為斷金之契後以射策甲科拜給事中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為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博陵太守司州別駕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轉吏部下大夫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相州孝貞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授上儀同三

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後數歲遷
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
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
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
終日爲歡徵拜内史侍郎與内史李德林參典文翰然
孝貞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敕御史劾其事
由是出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有
子允玉孝貞弟孝威亦有雅望大業中官至大理少卿

薛道衡 從弟孺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濟州刺史父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為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弘農楊遵彥一代偉人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

薛君矣武成作相名為記室及即位累遷太尉府主簿嵗餘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三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見親用于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

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引為御史二命士後歸
鄉里自州主簿入為司祿上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
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邛州刺史高祖
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内
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道衡因奏曰江東
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實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苻
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
未遑遠略周齊兩立務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

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實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
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高
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江
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
吟誦焉及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
文翰王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段之舉克定
江東已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
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羣

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吞併
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
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
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
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
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二也為
國之體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
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畧之才蕭摩

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捲之勢其在不疑頻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

陵道而去尋有詔徵還直内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内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卧聞户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誡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

相與交高熲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

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其詞曰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迹遠言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於入穴登巢鶉居鷇飲不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羣亦何貴於人靈何用於心識羲軒已降爰曁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為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替於三五慙德於干戈秦居閏位任刑名為政本漢執靈圖雜

霸道而為業當塗興而三方峙典午末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之羣五都遺黎蹴踏戎馬之足雖玄行定嵩洛木運據崤函未正滄海之流詎息崑山之燎叶千齡之旦暮當萬葉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粤若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籙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之為太

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歷將盡率土糜沸玉弩驚天金
鉦照野姦雄挺禍據河朔而連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
而塞城皐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鄖黃背誕引金陵之
寇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授手應赤
伏之符受玄狐之籙命百下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
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猰貐而戮鑿齒不煩二十八將
無暇五十二征曾未踰時妖逆咸殄廓氛霧於區宇出
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絕而更紐殊方稽顙

識牛馬之内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
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
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
陳四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
改易徽號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
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景於日月内宫外座取法於
辰象懸政教於魏闕朝羣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
俗天街之表地脉之外獯獫孔熾其來自久横行十萬

樊噲於是失辭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盛競結旄頭娉狄后於漠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於山東不能止其貪慕炎靈啓祚聖皇馭寓運天策於帷扆播神威於沙朔柳室氊裘之長皆為臣隸瀚海蹛林之地盡充沙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内外談黄旗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據之嶮恒有僭偽之君妄竊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懐大道愍彼黎獻獨為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憑宸極

天縱神武受脤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為家萬里為宅乃休牛散馬偃武修文自華夏亂離緜積年代人造戰爭之具家習澆偽之風聖人之遺訓莫存先生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刋定五禮申勑太子改正六樂玉帛罇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忘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獘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於容言聞一

愆犯歎深於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廪有紅腐之
積黎萌無阻飢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隱恩加禽獸胎
卵於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於憲章重典
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能彛倫攸敘上
下齊肅左右絶諂諛之路搢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
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誠慎於亢極陶黎萌於德化致
風俗於太康公卿庶尹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成千載
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展禮介

丘飛聲騰實常為稱首天子為而不恃成而不居沖旨
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岳
遜謝愆咎方知六十四卦謙撝之道為尊七十二君告
成之義為小巍巍蕩蕩無得以稱焉而深誠至德感達
於穹壤和氣薰風充溢於宇宙二儀降福百靈薦祉日
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
月彰不可勝紀至于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載目所不
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百寶用此

其効矣既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荊山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共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纒弓劒塗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遊若乃降精熛怒飛名帝籙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反正濟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禮裁樂納民壽域驅俗福休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寓侔三皇而竝五帝豈直錙銖周漢么麽魏晉而已雖五行

之舞每陳於清廟九德之歌無絶于樂府而元功暢洽不局於形器懿業遠大豈盡於揄揚臣輕生多幸命偶興運趨事紫宸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隔鼎湖空有攀龍之心徒懷蓐蟻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賛述昔堙海之禽不增于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輙緣斯義不覺斐然乃作頌曰悠哉邃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勝其獘戎狄猾夏羣凶縱慝竊號淫名十

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嶽塵飛三象霧塞元精啓歷發迹幽方并吞寇偽獨擅雄强載祀二百比祚前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句吳閩越河朔渭涘九縣瓜分三方鼎跱狙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平亂離瘼矣五運叶期千年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迴生神謀獨斷癉惡彰善夷凶靜難宗伯撰儀太史練日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展禮上元飛煙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秩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衢室懸

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㓉河瀚海龍荒狼望穜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内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稱君長大風未繳長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禮教周被書軌大同復禹之跡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移風憂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物驅時仁壽神化隆平生靈熙阜虔心恭巳奉天事地協氣橫流休徵紹至壇場望幸云亭虛位推而不居聖

道彌粹齊跡姬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
藏往玄覽幽鏡鼎業靈長洪基隆盛崆峒問道汾射窅
然御辯遐逝乘雲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萬葉
用教百年尚相廞圖永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霑動植文
象不陳乾坤將息微臣作頌用申罔極帝覽之不悅顧
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
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
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

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人有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邪付執法者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曁於奏日兾帝赦之勑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為大文所有詩詠詞致清遠開皇中為侍御史揚州

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及滿轉
清陽令襄城郡掾卒官所經並有惠政與道衡偏相友
愛收初生即與孺為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
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
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
也道衡兄子邁官至選部郎從父弟道實官至禮部侍
郎離石太守並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儁才起家為游
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

東都王世充之僭號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伏誅所有文筆多行於時

史臣曰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並驅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靜言揚㩁盧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官塗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隋書卷五十七

隋書卷五十七考證

盧思道傳時人稱為八米盧郎○一本米作采按西齋叢語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八米取數多也

纆鏁仁義○閣本鏁譌巢按漢書敘傳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纆鏁與韁鎖同

薛道衡傳兼撫萌俗○按萌與氓通楊雄書願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曹植魏德論侯民

非復漢萌尺土非復漢有

史臣贊思道宦塗寥落○監本宦作官從南監本改

隋書卷五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隋書卷五十八至六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中書臣裘文邵

謄録監生臣彭長發

隋書卷五十八

唐　特進　臣　魏徵　上

列傳第二十三

明克讓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賔梁侍中克讓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龜筴歷象咸得其妙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

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脩竹
异令克讓詠之克讓援筆輙成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
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仕歷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中
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滅歸于長安周明
帝引為麟趾殿學士俄授著作上士轉外史下大夫出
為衛王友歷漢東南陳二郡守武帝即位復徵為露門
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歷拜儀同三司累遷司調
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邑五百户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

人轉率更令進爵為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脩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開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七十上甚傷惜焉賻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贈絹布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給棺槨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為國子

祭酒

魏澹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季景齊大司農卿稱爲著姓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爲記室及琅邪王儼爲京畿大都督以澹爲鎧曹參軍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左僕射魏收吏部尚書陽休之國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禮又與諸學士

撰御覽書成除殿上郎中中書舍人復與李德林俱修
國史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及高祖受禪出為行臺
禮部侍郎尋為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還除太子舍人廢
太子勇深禮遇之屢加優錫令注庾信集復撰笑苑詞
林集世稱其博物數年遷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高祖
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詔
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傳
別為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澹之義例與

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絶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

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襃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為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謚止於三王此即前代之

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渤澥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絶世尊為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座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寔

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兹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臣以為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黄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貽誡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並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况復兵交御座矢及王屋而可隱没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

丘明據實敘於經下況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其敝楚子親問九鼎吴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刋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來往略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没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吴楚其五曰壺遂發問馬遷答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

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敘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謬哉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為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非聖人之無

法又失馬遷之意吾孫盛自謂鑚仰具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脩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也遷又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為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

所不論也澹所著魏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未幾卒時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信言頗知名澹弟彥玄有文學歷揚州總管府記室洧州司馬有子滿行

陸爽 侯白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刺史父槩之齊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年

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名為主簿擢殿中侍御史俄兼治書累轉中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袁叔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子内直監尋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宫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三贈上儀同宣州刺史賜帛百匹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為洗馬嘗

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
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云我孫製名寧不自
觧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
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爽同郡侯白字君
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侻
不恃威儀好為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
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
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高祖聞其名召與語

甚恱之令於祕書脩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輙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杜臺卿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臺卿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閤祭酒司徒戸曹著作郎中書黄門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

皇初被徵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為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聾不堪吏職請脩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勑以本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有兄𧰼學業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仕至開州刺史子公贍少好學有家風卒於安陽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為起居舍人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右丞德源沉静好學年十四觧屬文及長博覽書記少有重名齊尚書僕射楊遵彦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見德源並虚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家奉朝請後為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後歴馮翊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德源曰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

雅器必能效節一官騁足千里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比部郎中復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陳及還待詔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轉中書舍人及齊滅仕周為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迥作亂以為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乆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文多不載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彦武奏德源潛為交結恐其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歲

餘而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劭同脩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居數歳奏以為掾後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内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並學涉有文義

柳䛒

柳䛒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惔梁侍中父暉都官尚書䛒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

萬卷仕梁釋褐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荆州以為侍中領
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通直散騎常侍
尋遷內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
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頴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
人以充學士而詧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
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詧為序
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為庾信體及見詧已後文體遂變
仁壽初引詧為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

甚見親待每名入臥內與之宴謔謦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荅如響性又嗜酒言雜誹諧由是彌為太子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為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為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閤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謦帝每在月下對

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為歡笑從幸揚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黃門侍郎在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

記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
十五解屬文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
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舉秀
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稱撰史學士禎明二
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
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
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勑書
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

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復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皁馬二十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高祖名百官賜讌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乗離之君紀鳫司

鳳之后玉錘玉斗丙降金版金縢以傳並陶冶性靈含煦動植眇玄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氳嘉貺韲集馳聲南董越響雲韶粤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邸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清焉喉鈐啓閉括地復夏截海翦商就望體其尊登咸昌其會縣區浹宇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總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土字民心為百姓月棲日浴熱坂寒門吹

鱗沒羽之荒赤蛇青馬之裔解辮請吏削衽承風豈止
呼韓北場頓勒狼居之岫熄慎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
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岳展異幽明効靈狎素游頳
團膏漱醴半景青赤孳歷虧盈足足懷仁般般擾義祥
祐之來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佇白檢
之儀致治成功柴燎靡玄珪之告雖奉常定禮武騎草
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斯乎七十
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貢玄應特昭白爵呈鑶𥠖之

奇赤爵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履武戴文曹植嘉爵之篇棲庭集牖未若于飛武帳來賀文梲刷采青蒲將翺赤罽玉几朝御取翫軒楯之間金門旦開兼留翬翟之鑒終古曠世末或前聞福名寔徵得之兹日歲次上章律諧大呂玄枵會節玄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晨興於含章之殿爰有瑞爵翺翔而下載行載止當扆宁而徐前來集來儀承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明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軒轅有黄

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則黃爵集昔漢集泰時之殿魏下文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祠三入平東之府並旁觀迴矚事陋人微奚足稱矣抑又聞之不刳胎剖卵則鸞鳳馴鳴不漉浸焚源則螭龍盤蜿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浮潛育德臣面奉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李虔僻處西土陸機少長東隅微臣慙於往賢逢時盛平曩代輒竭庸瑣敢獻頌云太素式肇大德資生功玄

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沿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
明天保大定於鑠我君武義逌武文教惟文横塞宇宙
旁凝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薫煥發王策昭彰帝道御
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祇吐祕河靈孕寶黒羽升壇青鱗
伏皁丹烏流火白雉從風棲阿徳劭鳴岐祚隆未如神
爵近賀王宫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文表白
節節奇音行行端跡化王黼扆銜環陞戟上天之命明
神所格經應在旃伊臣預焉永緝韋素方流管絃頌歌

不足蹈儛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頌成奏之高祖甚

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旦召公等入適述此事

善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

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于時祕

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為

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

例焉又奏追李文傅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

錯謬仁壽元年攝黄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

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黃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高
祖崩于仁壽宮煬帝祕喪不發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巖
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官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
薦儒者徐文遠為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
之輩並加品秩授為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為冀州道
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
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梁
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餘人皆稱被

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為虛善心以為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罪之奏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睺

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為祭文謂為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帝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之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為守給事郎九年攝左翊衛長史從度遼授建節尉帝嘗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勑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

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案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巛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人民焉樹之君長有貴賤矣為其宗極保上天之睠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太方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致革命翔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

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昴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辨方正位論時訓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檮杌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沿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王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歷拯百王

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爲稱首屬隂戎入潁羯胡侵洛沸騰墋黷三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有序翦成狐兎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别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爲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

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準無所盜帷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絶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為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巳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荷薪構大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油素採訪門庭記録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强近虛室類原顔退屛無所交遊棲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

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
陋末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末即成續禎
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值本邑淪覆佗鄉播遷行人失時
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
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並缺落失次自入京已
來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
子錄一卷為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
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

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敘傳論述一卷各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並善心補闕別為敘論一篇託于敘傳之末十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衛武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郡追敘前勲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弑逆

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因遂害之時年六十一及越王稱制贈

左光禄大夫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勅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甞詔范入内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甞不反覆吟

翫開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疏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後直秘書内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絶而清操逾厲不妄通賔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憚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畧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後出為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為司隷大

夫遇之於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遂奏為從事因為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為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為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為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蓄直疾惡不知忌諱皆此類也于時朝政浸壞人多贓賄唯文博不改其操

論者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内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内盛飾容服而未有所却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故何為者又秦孝王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録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者皆爾文博本為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

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

史臣曰明克讓魏澹等或博學洽聞詞藻贍逸既稱燕趙之俊寔曰東南之美所在見寶咸取祿位雖無往非命蓋亦道有存焉澹之魏書時稱簡正條例詳密足傳於後此外諸子各有記述雖道或小大皆志在立言美矣

隋書卷五十八

隋書卷五十九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四

煬三子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子燕王倓越王侗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

於玄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高祖嘗謂曰當為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為河南王仁壽初徙為晉王拜内史令兼左衛大將軍後三年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雒陽宮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為皇

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强弩性謙沖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雒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為祟未幾而薨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為哀冊文曰維大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薨于行宮粵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將遷座于莊陵禮也蜃輀

綍宵載鶴關曉闢肅文物以具陳儼賔從其如昔皇帝悼離方之就晦嗟震宮之虧象顧守器以長懐臨登餞而興想先遠戒日占謀允從庭奠徹祖階戺收重抗銘旌以啟路動徐輪於振容揆行度名累德彰謚爰詔史册式遵典志俾濬哲之徽猷播長久乎天地其辭曰宸基峻極帝緒會昌體元襲聖儀耀重光氣秀春陸神華少陽居周軼誦處漢韜莊有縱生知誕膺惟睿性道觿日幾深綺歲降迹大成俯情多藝樹親建國命懿作藩

威𦘕先路鳥奕渠門庸服有紀分器惟尊風高楚殿雅
感梁園睿后膺儲天人叶順本茂條遠基崇體峻改王
參墟奄有唐晉在貴能謙居沖益慎封畿千里閶闔九
重神州王化禁旅軍容瞻言偃草高視折衝帷扆清祕
親賢允屬泛景鳳瀾飛華螭玉揮翰泉涌敷言藻縟式
是便煩思謀啓沃洪惟積德豐衍蘩祉粤自天孫光升
元子綠車逮事翠纓奉祀肅穆滿容儀形讓齒禮樂交
暢愛敬兼資優游養德恭己承儀南山聘隱東序尊師

有粹神儀深穆其度顯顯覯德溫溫審諭㓜戒齋箴留連主賦入監出撫日就月將沖清玉裕令問金相宜綏景福永作元良神理冥漠天道難究仁不必壽善或愆祐遽瑶山之頹壞忽桂宮之毀搆痛結幽明悲纒宇宙慟皇情之深憫摧具僚其如疚嗚呼哀哉迴環氣朔荏苒居諸沾零露於瑶圃下申霜於玉除夜漏盡兮空階曙曉月懸兮帷殿虛嗚呼哀哉將寧甫窆長違望苑渡渭涘於造舟遵長平之修坂望鶴駕而不追顧龍樓而

日遠嗚呼哀哉永隔存殁長分古今去榮華於人世即潛遂之幽深霏夕煙而稍起慘落景而將沈聽哀挽之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御而流袂欷纓弁以霑衿嗚呼哀哉九地黄泉千年白日雖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長畢敢圖芳於篆素永飛聲而騰實帝深追悼有子三人帝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

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

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以竒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倓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鉅千牛宇文皛等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縣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恨兾以見帝為司宮者所遏竟不得聞俄而難作為賊所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儀性寛厚大業二年立為越王帝

每廵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之際與民部尚書樊子蓋拒之及玄感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復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禄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宇文化及之弒逆也文都等議以侗元德太子之子屬最為近於是乃共尊立大赦改元曰皇泰謚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為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為皇太后以段達為

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亦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內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㚟以機務為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雒陽稱段達等為七貴未幾宇文化及立秦王子浩為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遣使請降侗大悅禮其使甚厚即拜密為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

化及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兹三十八載高祖文
皇帝聖畧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
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
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禀氣食芼莫不盡入提封
皆為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
俗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
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兹望幸所以往
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

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崩隕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霑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有涓塵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文結惡黨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

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鏡為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代釁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王公卿士庶寮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

逮此今者出黼扆而杖旄鉞釋衮麻而擐甲胄銜冤誓衆忍淚治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遏比於囚拘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於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懼兇威志士誠臣内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内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逐金鼓振讋若火焚毛鋒刃縱横如湯沃雪魏公志在匡濟投袂前驅

朕親御六軍星言繼進以此衆戰以斯順舉犫山可以
動射石可以入況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
鄉家江左淳民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
王師一臨舊章斯覩自應解甲倒戈氷消葉散且聞化
及自恣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仄目
號天跼地朕今復讎雪耻梟轘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
者士庶唯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
戮元兇策勲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術軍機並受

魏公節度豥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密遂東拒化及七貴頗不協陰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盧逸郭文懿趙長文等為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長安世充詣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為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為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關預侗心不能平遂與記室陸士李謀圖世充事不果而止及世充破李密衆望益歸之遂自為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也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

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聞之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績宣上代或勤王立節身服軒冕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神色懔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更使人謂侗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乂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偽號封為潞國公邑

五千戶月餘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泄並見害世充兄世惲因勸世充害侗以絶民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齎鴆詣侗所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藥不能時絶更以帛縊之世充偽謚為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朏小字阿孩美容儀踈眉目少為高祖所愛開皇中立為豫章王邑千戶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

射初為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沿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增邑四千戶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為軍導尋轉豫州牧俄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勑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從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

安裴該皇甫諶厙狄仲錡陳智偉等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隱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撾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於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荅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於暕暕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而崩聽事栿中析識者

以為不祥其後從帝幸榆林晪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宫大獵詔晪以千騎入圍晪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為晪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晪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晪違禁將之汾陽宫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遊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出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晪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晪第因窮治其事晪妃韋氏者

民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遂産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酬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為歡樂召相工令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産子者當為皇后王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為厭勝之事至是事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

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武賁輙奏之帝亦常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宫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意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其見踈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暕時尚卧未起賊既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

猶謂帝令捕之因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於是曳至街而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曉竟不知殺者為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為隋王中國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為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于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禄大夫拜河南尹從幸淮南詔行江都太守事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常見帝風

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當灸杲先請試炷后
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灸願聽嘗炷
悲咽不已后竟為其停灸由是尤愛之後遇化及反杲
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賊斬之於帝前血湔御服
時年十二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
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煬帝疏而忌
之心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

至令趙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隋書卷五十九

隋書卷五十九考證

煬三子○監本於下注孫恭皇帝燕王倓越王侗臣映斗按恭皇帝已入帝紀此本無傳今删燕王倓越王侗俱係元德太子昭之子亦不當列於前今移注元德太子昭之下乃與傳次相合

越王侗傳佗及梟鏡爲心○監本鏡作獍閣本作鏡按史記封禪書祠黄帝用一梟破鏡注梟鳥名食母鏡獸名食父黄帝欲絶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顔氏家

訓吳均集有破鏡賦

隋書卷五十九考證